

Globethics Repository



走向公共的漢語神學：回應林子淳教授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 Xiangping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23 07:09:14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389

走向公共的漢語神學：回應林子淳教授¹

李向平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華東師範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紐約大學社會發展聯合研究中心（上海紐約大學）研究員

一、

漢語神學之所以立足於當代中國學術之林，歷經二十年而長足發展，言其生命力及其社會文化特徵，即不局限於神學，也不局限於教會，而在於神學與漢語之間的有效整合，走的是一條超越的、公共的路徑。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創刊二十年了，漢語神學的建設運動也歷經了二十年，但我始終認定漢語神學的特徵在於「神學」、卻不局限於「神學」，而是基於神學研究的社會文化特徵，其實即在於「公共」二字。

在漢語神學體系之中，「漢語」僅只是一種象徵符號而已，象徵着中國文化、中國社會與中國人，甚至是使用漢語的華人文化與華人社會，其宗旨是要在「漢語」這個公共領域有所建樹，以其人文的、學術的、信仰的、社會的、文化的形式，建構公共一個公共漢語系統。如今看來，曾經認可的漢語神學之「無教會性」，不僅僅是因為建制

1.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民間信仰研究》（10&ZD113）、《現階段我國社會大眾精神文化生活調查研究》（12&ZD012）的階段性成果。

教會在中國社會之難內有其參與公共空間的規限，而漢語神學卻因非由教會而出，正好能以其學術性使基督教信仰參與於公共空間裏，突破現存制度上的限制。²更加重要的是，這一限制的突破，恰好即是漢語神學能夠經由「教會」走向「公共」的有效方法。

誠然，漢語神學發展的這一特徵，在很大程度上與漢語神學研究者的身份緊密相關。如果說，漢語神學的最初發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文化基督徒」的神學作業，並由此而引起了教界與學界的軒然大波，那麼，在中國宗教已經多少呈現一種多元化發展格局、如今漢語基督教及其基督徒的身份業已發生了很大變化的情況下，是否漢語神學也會因為研究者身份的改變，而改變它固有的地位與使命？！

二、

在此語境之中，回顧與反思漢語神學二十年的發展歷程，如何在公共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構成了獨樹一幟的學術地位者，實乃情理之必然。如果從漢語神學研究者的身份及其使命的承當來說，我反倒是覺得漢語神學研究者的獨特身份，承當了漢語神學從教會走向公共的使命，正因為是當年出自「文化基督徒」的思想作業，促使這一學術共同體形成了莫大的張力，從而構成了當代中國一道靚麗的學術景觀。

毫無疑問，國內基督教研究發展二十多年以後的今天，有關漢語神學研究者身份的爭論已經降溫，然而，中國學術界及其社會輿論有關基督教的爭論卻反而不斷升溫。一方面，是身為基督徒的學者總是喜歡聲稱信仰與學

2. 李向平，〈漢語神學：「無形的教會」與「公共的信仰」〉，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32（2010），頁57-69。

術的合一，似乎在暗示對非基督徒學者的一種不認同；另一方面，是近年來的社會思潮又把被「洋教」的帽子重新給基督教戴回來了，再次主張基督教即是「洋教」，甚至有「中國人不信基督教」、「只有滅了基督教，儒家才能得以復興」等極端言論。

對此，我曾經認為，面對着中國社會各個宗教之間的競爭性發展，宗教之間的交往、互動乃至競爭已經逐步變得頻繁的時候，基督教可能會面臨中國社會改革三十年來最嚴峻的挑戰。而對於漢語神學的發展來說，二十年的發展，是否就在「其背後必設定了一個能分享一定精神價值的倫理共同體。……倘若如此，則漢語神學的未來發展便端賴此共同體的存續」？³否則就會成為漢語神學參與者之認同與歸屬，首先乃為學術共同體而欠缺一種教會建制，成為「擴散型宗教」的先天缺憾？這就漢語神學共同體的構成與發展之中，再度呈現了身份認同與使命擔當之間的重大問題。換言之，即研究基督宗教的中國大陸學人（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文化基督教學人（Cultural Christian Studies Scholars）與基督徒學人（Christian Scholars）⁴等三大類型的學人，如何繼續在漢語神學這一共同體及其象徵符號中繼續強化其學術認同及其信仰關聯的問題。雖然，這三類學者乃處於一種互補而非對立的關係中，這現象背後的一個重要的條件即「『漢語神學』是一個容納多元性的平台，沒有企圖要建立某一種足以代表『中國的』神學學派」。⁵這種海納百川的包容

3. 林子淳，〈漢語神學共同體的產生與延續〉，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41（2014），頁139。

4. 溫偉耀，〈神學研究與基督宗教經驗——一篇嘗試為漢語神學研究者定位的學術報告〉，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9（2008），頁127。

5. 溫偉耀，〈神學研究與基督宗教經驗〉，頁125-126。

力量，確能吸納各式不同神學理解。「然而若從共同體理論看來，這豈非意味着漢語神學人中間欠缺了一種能彼此認同的共同理解？」⁶

三、

毫無疑問，一個共同體的有機構成，得益於共同體成員的身份與認同。但是，「共同體」這個概念卻是現代社會中最不明確和最有爭議的概念之一。它一般指在某些邊界線、地區或領域內發生作用的一切社會關係，即可指地理學意義的區域內、或在鄰里之間發生的社會關係、或指不是在地區內發生而是存在於比較抽象的、思想上的關係。它也可以指一群具有共同觀念和生活方式、但不一定居住在同一個地區的人們。目前，共同體的概念已經融入權力組織、社會網路、社會資本等元素。它已經不是傳統的或單純的地域性或情感性概念，而被賦予了更多的功能性內涵。

儘管目前有政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民族共同體、信仰共同體、關係共同體等各種提法，但就其大致類型而言，共同體一般具有如下三種類型：

一、存在的或自發性的共同體（*existential or spontaneous communities*）：人的身份認同受到直接和徹底的衝突和挑戰，遭遇此種經歷的人，多會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同質的、沒有等級秩序的自由群體。

二、規範性的共同體（*normative communities*）：在這一類共同體中，由於受到時間、為保證群體成員的生存和興旺所必需進行的資源的動員和組織，為了達到集體目的而在群體成員中進行社會控制這三方面因素的影響，最初的存在性共同體被組織成了一個永久性的社會制度。這種

6. 林子淳，〈漢語神學共同體的產生與延續〉，頁144。

共同體類型，完全有別於一個有着結構秩序的群體，因為後者最根本的存在理由是它的實用性，而規範性共同體最初是從一種情同手足、團結友愛的非實用性經驗中發展而來的，人們使用各種宗教和道德的符號、並且制定各種法令和規則，都是為了在群體中維持這樣一種氛圍。

三、意識形態的共同體（ideological communities），任何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的模式和原型都屬於此類共同體。憧憬着這一類社會的空想家們相信，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不但是存在性共同體的典範，而且也為其提供了最為完美的環境。⁷

由此觀之，無論各種類型的共同體，其中皆有一個基本要素，即是在於其「共同」之處，至於各類共同體的基本問題也即出在這一「共同」的要素層面，何為「共同」？就漢語神學共同體而言，如同林子淳教授所說的那樣，如果局限於「神學」，可能強調其學者最好是基督徒，可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是，如果是強調「漢語」之神學研究，是「為着中國的學術、文化和社會發展而努力，卻非受着任何『傳教』以至『外部勢力』所鼓動」，⁸那麼，是否認信與不認信，似乎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而在我看來，正是「神學」加上「漢語」，方才是漢語神學共同體的基本特徵，一個學術共同體之共同要素。其要者，在乎一個「學」字，還是在乎其中的「神」字，是「學神」，還是在乎「神之學」，這當然關乎漢語神學共同體之特徵與使命。至於學者是否認信的身份選擇，實乃學者自個的事情；而這種選擇，絲毫也不會影響到漢語神學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的地位與影響。

7. 維克多·特納著，劉珩等譯，《戲劇、場景及隱喻：人類社會的象徵性行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頁200。

8. 林子淳，〈漢語神學共同體的產生與延續〉，頁145-146。

值得指出的是，共同體之共同意識，須以「共同體」的個體需要和規則認同為前提。此時發生的共同體意識，需由該共同體成員公共討論闡述這些需要，並將其抽象為一系列基本的原則，進而運用它們衡量社會或他人行為的正當性，以擴展其社會價值的平等分享。而這種平等分享實際上即是共同體成員基本認同，需要以其使命共用和擔當為前提，既特別依賴於共同體與個人的區分，依賴於共同體成員作為個人與成員的區分，同時更依賴於人們對其共同體之公共性的認同、堅守和默契。

至於共同體成員中某些成員的特殊身份，會不會影響一個學者研究成果的公共性，這真是值得深究與關注的。如果真正超越了一個宗教，而在乎其公共性的表達與持守，那麼，研究者完全可以實現對其是否認信的個人身份的超越，不必在意。如果局限於基督徒學者，可能就會走向一條內在化的發展路徑；如果超越了研究者的個人認信與否的身份局限，漢語神學則可能繼續整合其內外超越、繼續實踐其公共神學的外在化、公共性發展路徑。漢語神學已經建構有二十年之久的學術傳統，其影響早已超越了基督教會領域，進入了中國當代學術領域，發揮着其公共的、學術的、公共文化的重大影響。這即是其漢語神學共同體成員的使命及其認同的最好印證。

四、

實際上，就當代中國基督教的整個發展現狀來說，其基督徒的身份也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遷。基督徒的個人身份，早已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基督徒」變遷為老闆基督徒、農民工基督徒、城市精英基督徒、鄉村基督徒、直至今日的維權基督徒等等，以及我正在討論的「公民基督徒」。

之所以會提出「公民基督徒」的概念及其身份的建構，主要是因為任何一個宗教的信仰者，毫無疑問的同時也是中國公民。而任何一位公民也都有選擇與踐行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對任何一個宗教信仰體系來說，既有作為宗教信仰者的信仰方式，同時也應該具有公民的宗教信仰方式，即作為宗教的公民信仰方式。對某個宗教信仰者來說，自己選擇的宗教信仰是公民的自由，但是，對於其他公民而言，他不選擇這一宗教來信仰，也是他自己的自由。兩種自由如何平等相處？公民基督徒的討論能夠使該問題得以更好的理解。

因此，公民身份不是一種成員資格，而是一種關係。這種關係支配了處於各種地位的人們（個體）的行為，公民身份由這種行為構成。公民身份與成員資格的區別在於：後者支配的是社會群體內部的行為，前者支配的是某一政治共同體的社會群體之間的行為。成為一名公民，比成為一名內部人總是具有更多的含義。它同時也意味着成為一名掌握了適應於內部人的行為模式和形式的人。通過要求作為正義的公民身份，公民身份成為權利和責任的場所。⁹公民基督徒的身份，不僅僅是一種基督教成員的資格，而應當具備一種共同體的素質，成為所有人皆能認同、遵守的權利基礎。同時，基督教信仰的公民踐行方式，也是基督教徒與中國公民兩種身份的重疊與互動的結果。這個問題，對於基督教如此，對於其他宗教，其他社會組織的成員，同樣也是如此。

幹一行、信一行的研究者進路，本來無可厚非；可是強調研究者非得愛、信其研究對象者，這就可能給其他

9. 恩新·F·艾辛，〈公民身份行為在不同行動中得以實現〉，載《社會科學報》（2013年8月15日），第3版。

人誤會、曲解，甚至會冒出一些「弦外之音」。當今中國社會各個宗教的發展，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這幹一行、信一行的研究者，同時也得益於學者們的共同爭論與公共博弈。特別是當下的學者很難超越中國社會的總體格局，在言其研究對象或認信對象之際，大多會傾向於以己所愛而愛於人、甚至愛於整個社會。

為此，所謂共同體就是將社會看作是一個沒有結構的或者只是初步建構起來的沒有差別的社區，它甚至就是一個由平等的個體組成的團體。此外，「……共同體和自發性、自由聯繫在一起，而將結構同義務、責任、法律和限制等方面聯繫在一起」。¹⁰其中的義務、責任、甚至是限制，等同於是在告誡我們，那就是當代社會宗教信仰多元化格局的構成，沒有一種信仰或宗教共同體能夠包打天下，而是亟需各種信仰之間的多元博弈。因為，「民主社會的政治文化總是具有諸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相互對峙而又無法調和的多樣性特徵。……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們因各種合乎理性的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而產生深刻分化——所組成的公正而穩定的社會如何能夠長治久安？」¹¹對此，宗教、哲學、道德等完備性學說應該讓位於公共生活、公共理性及其「重疊共識」。

漢語神學共同體在當代中國社會的建構與影響，實際上已經具有了一種公共信仰的重疊共識等特徵。這就不僅僅是從神學的層面出發，也不僅僅是從學術的層面出發，而是從神學、學術、社會公共價值若干層面的互動出發，基於現代學術交流的公共規則，而構成的一個漢語神學共同體。漢語神學這一特徵的構成，甚至可以認為是建構現

10. 特納著，劉珩等譯，《戲劇、場景及隱喻》，頁42。

11. 約翰·羅爾斯著，萬俊人譯，《政治自由主義》（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頁3。

代公共信仰的一個規範。其中，固有的文化基督徒，如今的公民基督徒及其身為公民信仰之研究者，包括了固有基督徒的身份與學術立場，同時又超越了基督徒的認信範圍，貌似擴散，但卻以現代學術交流之公共規作為其認同的基礎。

值得指出的是，社會學之認同是一個多側面的概念，主要有社會認同和自我認同兩種方式。其社會認同是別人賦予某個人的屬性，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人的標誌。同時，社會認同也將該人與具有相同屬性的其他人聯繫起來。因而社會認同包括一種集體的維度。這些認同標示出個人是如與他人「相同」的。基於一系列共有的目標、價值觀或者經驗的共同認同，能夠形成社會運動的重要基礎。至於自我認同，則是自我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有助於把個體的私人世界與公共世界聯繫起來。¹²為此，認同可能被視為是一種「社會協調的行動單位」，是為了對付特殊的環境，根本上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是執行的角色。因此，認同方式可以揭示社會運行結構機制，包括社會秩序的運行機制。那種把個人參與社會運動的意義和經驗予以歸類和描述，乃是認同方式得以構成的基礎。所以，將社會運動的分析構架置於參與認同的建構過程，借由個人對參與社會運動的意義和經驗的描述與歸類，個人就能夠在參與社會運動的同時與其他社會成員互動，進而調整其集體認同的框架。¹³

以基督教為例，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教會組織及其建構起來的社會協調與信仰認同諸項關係，難以像歐美基督教那樣的教會或者教派組織模式，分別構成社會的、教派的

12. 安東尼·吉登斯著，趙旭東、齊心等譯，《社會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38-39。

13. 沙蓮香等著，《中國社會心理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4），頁272。

和個人的認同方式。正如特洛爾奇（Ernst Troeltsch）曾經指出的那樣，教會一般強化的是社會認同，教派最為對應的是群體認同，而神秘主義則與個人認同最有關聯。¹⁴與此認同方式比較，漢語神學共同體建構的認同方式，則可能是一種公共認同，既有社會文化認同的公共要素，也是教會認同的多種層面。

漢語神學二十年了，回過頭來重新強調其研究者的身份與建制，依舊還在強調身份的焦慮？似為不必。用一個不太合適的比喻來說，漢語神學共同體中的基督徒學者可謂內在，非基督徒學者可謂外在，這就構成了漢語神學的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方才構成漢語神學的公共性超越。既非外在，亦非內在，而應該是內外關係的雙重超越，這才是漢語神學之公共意涵，才能夠推動當代中國學術的更新，建構為一種公共信仰與公共神學。

如果說，基督徒學者研究漢語神學乃理所當然的事情，那麼，身為非基督徒的學者如果都能夠投身於漢語神學的研究，那麼，漢語神學的公共性建構也就會水到渠成、事半功倍了。

關鍵詞：漢語神學 公共性 共同體

作者電郵地址：xpleelee@yahoo.com.cn

14. 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2 Volum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1).

Sino-Christian Theology in Public:

A Response to Prof. Jason T. S. Lam

LI Xiangping

Chairm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rofessor/Director, Center of Religion and Socie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

NYU-ECNU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t NYU Shanghai

Abstract

Sino-Christian studies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Chinese world and academia over twenty years. The impact comes from the publicity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which is based on but also beyond church beliefs. This publicity makes an academic community consisted of Christian and non-Christian scholars possible and successful. It is not contributive if we still focus on the identity of the scholars and stay on the anxiety of being a researcher and a participant.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further develop the publicity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with a hope to renew both Chinese academia and Chinese the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the dual transcendenc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hurch.

Keywords: Sino-Christian Studies; Publicity; Community